

迄今为止已出版过28种文字，全球销量1.8亿册，全美已印到83版

亚马逊书店，惊悚魔幻类78周排行第一

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35个国家销售量全部在百万册以上。

形魔女巫

黑巫师系列之二

Demon Witch

〔美〕杰弗里·亨廷顿 著
李艳杰 译

GEOFFERY HUNTINGTON

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一直恐怖到最后一页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。杰弗里的作品充满灵性和不可思议，比我的《鸡皮疙瘩》系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以媲美《哈利·波特》，而书中所描写的灵异程度完全超越了《哈利·波特》，这正是我一直所叹服的。

——超级畅销书《鸡皮疙瘩》作者R·L·斯坦恩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迄今为止已出版

.8亿册，全美已印到83版

亚与巫师店，你怀孕4大，8周排行第一

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35个国家销售量全部在百万册以上。

邪魔女巫

黑巫师系列之二

Demon Witch

31008



〔美〕杰弗里·亨廷顿 著

李艳杰 译

GEOFFERY HUNTINGTON

2B679 / 05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邪魔女巫 / (美) 亨廷顿著；李艳杰译。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04.7

ISBN 7 - 80195 - 098 - 4

I . 邪… II . ①亨… ②李… III . 长篇小说 – 美国 – 现代
IV 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640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 - 2004 - 3734 号
DEMON WITCH by Geoffrey Huntington
Copyright©Geoffrey Huntington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04 Jiuzhou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邪魔女巫

作 者 / [美] 杰弗里·亨廷顿 著 李艳杰 译

出版发行 / 九州出版社

出版人 / 徐尚定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

邮政编码 / 100037

发行电话 / (010) 68992192/3/5/6

邮购热线 / (010) 68992190

电子信箱 / jiuzhoupress@vip.sina.com

印 刷 /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40 × 96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 / 16.5

字 数 / 230 千字

版 次 /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 - 80195 - 098 - 4/I · 188

定 价 / 29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内容简介

在《邪魔女巫》这本书里，得汶·马驰和一个五百岁的女巫较量智慧、勇气和魔法。

很久以前，一个名叫伊泽贝尔的叛逆女巫向她的同类、同样是魔法师、尊贵的夜间飞行的力量发动了战争。一大群残忍的魔鬼支持她，她成了全欧洲最可怕的女人。她甚至像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的王位挑战。由于所犯罪行，伊泽贝尔被绑在火刑柱上处以火刑，但她变化逃脱了，并发誓要回来征服世界。

现在她回来了。唯一能阻止她作恶的人是十四岁的得汶·马驰。

《邪魔女巫》这本书是扣人心弦的乌鸦绝壁系列的第二册，得汶必须唤起所有的力量和勇气，去和要打开乌鸦绝壁下面的地狱，放出里面野兽的伊泽贝尔和她的大群魔鬼进行战斗。随着得汶魔法力量的增长，他发现了他过去的更多的秘密。

一个美丽迷人的女人来到乌鸦绝壁。这个新来的女人使得汶和塞西莉的火热关系接受了考验，还有他和D.J.、亚历山大，甚至聪明睿智的罗夫，似乎都陷入了感情的漩涡……

得汶必须释放他身上的夜间飞行的力量，号召朋友们，与一个等了五百年要复仇的恶魔对抗……



作者简介

杰弗里·亨廷顿曾发表了许多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。他生活在被誉为“海湾之州”的麻萨诸塞州一个靠近海边的别墅里，距离民间传说经常有鬼魂出没寻找黄金的海边悬崖很近。



序幕 火烧女巫

公元1522年

烧死一个女巫要用掉十六车的泥煤和十五捆新长出来的木头。

“新鲜的木头更经烧。”监护人对小男孩解释道。

执刑人员卷起衬衫袖子，伸出长满汗毛的胳膊，把木头放在火刑柱四周，广场上聚集的人群欢呼着。对叛逆者处以死刑毕竟一直是他们重要的特殊的聚会，火刑柱上的焚烧也是人们最喜庆的时刻。周围的一切使男孩眼花缭乱，带着滑稽的小丑帽子的小商贩沿街叫卖着烤栗子和煎苹果。蜘蛛猴随着主人用琵琶弹的欢快小调翻着跟头。

“看那边！”人群中有人大喊：“她从那边过来了。”

随着喊声，人们看到马车拉着女巫颠簸着走在圆石路上，“烧死她这个魔鬼！烧死这个巫婆！烧死她！烧死她！烧死她！”

小男孩转过身，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伊泽贝尔这个叛逆者用一种冷酷的、十分蔑视的眼神看着所有的人。当人群分开两路给她的马车让路时，她黑色的眼睛忽闪着，身强力壮的男人第一眼看到她，就被她惊人的美丽征服得五体投地。但小男孩知道，如果她的手腕不是被那怪怪的金链子绑着，他们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中。然而由于被绑得很紧，女巫不能再伤害他们，不能再命令魔鬼服从她的意愿了，魔鬼也不会再对英格兰东北部的这个小村庄造成威胁了。

她绿色的天鹅绒长裙已穿得破旧不堪。黑黑的头发散乱、蓬松地披散到腰上。从前，她曾是一个拥有巨额资产的有名的贵族小姐，据说她是皇室宗亲的后代，敢把她的军队和亨利四世国王的部队驻扎在一起。只为她如此大胆，法官便足以颁布把她处死。



可是还有背叛逆还严重的罪孽。

“看，在那边，”男孩的监护人给他指着，“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？那个没有腿的，靠轮椅走路的男人？就是在他家的下面女巫发现了地狱。女巫不顾这个男人住在那里，她打开了这个世界与地狱的通道。“监护人停下来，”结果，这个男人还算是幸运的。而他的老婆和儿子就没能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。

“可金链子……？”

“它足以防止她逃跑，防止她把我们这些人变成蟾蜍、老鼠或臭鼬。”监护人抬起他的眼睛看着灰色的、布满乌云的天空。“至少我祈祷金链子能起到那样的作用。我祈求高尚的夜间飞行的力量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已经找到了控制她的办法。”

男孩看着女巫从车上被带到广场的中心，人群向前推涌着。辱骂和诅咒像大雨一样泼向这个女人，这时，她的脖子来来回回晃着。

最后，她向人群的辱骂做出反映，她咬牙切齿、嘶嘶地吼叫着，像一个被一群发怒的狗扔到角落里的小猫。

“起来到那去，孩子。”监护人告诉他。“你必须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切。”

广场左边有两个月台，那里挤满了从国家法庭来的人。纽约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，诺福克公爵，国王的嫂子，苏福克公爵，甚至卡地娜·沃尔斯，他们都来观看全欧洲最恐怖的魔法师伊泽贝尔这个叛逆者被处决，她的国家里没有骑士和绅士，而全是地狱的野兽。

她被护卫推着，走向颈手枷。她被强制跪对着法官，一顶尖尖的帽子戴在了她的头上，上面写着“异教徒女巫、叛逆者”的字眼。宣布完对她执行死刑，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
“让她说话吗？”小男孩抬头看着他的监护人问道。

“哦，不，尽管被处以死刑的人的遗言在这个王国里已经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，伊泽贝尔这个叛徒远远比一般囚犯更危险。虽然有金链子保护着我们，可谁知她临终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呢？”



尽管不让女巫说话，她还是发出了尖叫声。

那是一种可怕的声音，人群中很多人都捂上了耳朵，女巫的尖叫声的回音就像是从广场的墙钻出的女妖精。她被推向柴堆。一路上，她使劲吼叫扭动着。

“你看，不可能就这样结束！”监护人倾着身子，压低声音对男孩说，“可能得带着英国女王的王冠结束。她掌握着英国海军，她要统制整个世界是很容易的，地狱的魔鬼们还听她的呢！”

男孩看着女巫被推到月台的台阶火刑柱上。

“但是她自己的同类将其交给国王，她自己的夜间飞行的力量的兄弟看不惯她的恶毒并抓住了她，是他们而不是国王的任何手下，让她伏了法。那么，孩子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”

男孩的眼睛还是盯在女巫身上。

“因为真正的力量无法从追求邪恶中得来。”男孩回答着，眼睛始终不离女巫，“真正的力量只能来自善举。”

监护人笑了：“是的，孩子。你懂得的挺深奥。你将成为一个高尚的魔法师。看看还能从叛逆者的死中学会什么。”

她被用和捆着手腕的一样的金链绑在火刑柱上。她黑色的眼睛不停地忽闪着，看着人群中的每一张脸，似乎想把他们都装到记忆里。

她的目光落在男孩身上。

他喘息着，从在女巫那里看到的力量中回过神来。

女巫一看到他眼睛就开始左顾右盼，她笑起来，这种咯咯的笑声男孩永远都不会忘掉。监护人紧紧地抓着他的肩膀。“别怕她！”监护人低声说着。“她的末日到了。”

执行人点着堆在柱子四周的木头。叛逆者伊泽贝尔又一次哭叫起来。

“我不想毁在这里！”女巫向人群怒吼着。

“你们不会胜利的！”

男孩发觉监护人的手在颤抖。



“这不是伊泽贝尔的结局！”

泥煤烧起的火苗窜向怒号着的女巫的身体，它们像怀着恶意的小鬼，劈里啪啦地向上蹿着，一个火花点燃了女巫的衣服。

“她烧着了！”人群中有人喊道。

女巫下面的火烧得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猛烈。火势如此强烈，几尺外的男孩和监护人几乎无法忍受传到脸上的热浪了。大股的浓烟开始出现，人们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，一会儿整个广场黑得像是夜晚，人群中开始有人咳嗽，开始从燃烧着的柴火堆转过身，焚烧人肉的难闻的臭味刺激着他们的感官。黑暗的中心又一次传来女巫的哭叫。

“一定要消灭国王所有的敌人！”执行人宣布。

当风吹散了黑烟，一眼就能瞥见女巫，男孩能看到她。她的胳膊不已再被链子拉得张开，火苗扑向她身体的时候，链子松开了，她的眼睛大大地瞪着，她在笑着。

“她死了吗？”男孩拽着监护人的长袍问，“她真的死了吗？”

监护人无法回答了。

后来，火焰熄灭时，伊泽贝尔的身体全烧光了，国王的部下宣布火势凶猛，女巫完全被烧死，只剩下了煤渣和灰烬。

可夜间飞行的力量知道得更清楚。

因为男孩对他们说，他看到女巫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鸟，一个带着翅膀的巨大的金色生物，带着胜利的回响，叫喊着，悲壮地飞向火焰上方。

然后大鸟驱散了浓烟，广场那边灰色的天空中的浓烟慢慢散去。

“像只凤凰，”男孩的监护人说，声音带着极大的敬畏。

叛逆者伊泽贝尔已经从火焰中升到天上去再生了。



序幕 火烧女巫 P₀₀₁

P₀₀₁ 第1章 新来的管家



第2章 塔楼的灯光 P₀₂₁

P₀₄₁ 第3章 平安夜的不速女客



第4章 血腥的景象 P₀₅₉



第5章 邪恶的力量 P₀₇₅

P₀₉₅ 第6章 尴尬的美梦



第7章 夜半哭声 P₁₁₁

P₁₂₉ 第8章 怪异的行为



第9章 魔鬼来了 P₁₄₇



第10章 黑暗的隧道 P₁₆₅

P₁₈₅ 第11章 女巫的城堡



第12章 非同寻常的聚会 P₂₀₃

P₂₁₉ 第13章 高手出招



第14章 鬼梦不断 P₂₃₇



尾声 墙的后面 P₂₅₁



HEI WU shi xi lie zhi er
hei wu shi xi lie zhi er

新来的管家

1
第 章





大风怒号着迅速地穿过树木，那声音听起来像一个受着折磨的女人的尖叫，声音大得盖过了一切。

得汶·马驰仔细听着，风的后面又有另一种声音。

汽车的发动机声、车轮的旋转声。

长途跋涉在通往乌鸦绝壁大房子的长长的马路上。得汶突然发现自己赶上了强烈的冬日暴风雪，大雪铺天盖地地落下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马路上就出现了一层冰。两小时前的下午，得汶前往村庄时还是风平浪静的，暴风雪来得太突然了，猛烈得让人觉得可怕，像这里所惯有的暴风雪一样。为什么下面村庄里的人也喜欢把这地方叫做乌鸦角呢？

此刻，透过大雪，得汶紧张地感觉着声音来自何处。他的前面只有几处院落。是一辆汽车——从外观上看是一辆旧的黑色卡迪拉克，它的轮子牢牢实实地被一小片儿冰钩住了，被固定得相当合适，足以防止它挨近悬崖的边儿上。

“这会是谁呢？”得汶自言自语，他知道很少有村民开车到这里。大房子里的人，不会有那样一辆破车的。

得汶快步走向汽车，可这时雪下得越来越大了，风吹打着他的脸，卡迪拉克继续努力地发动着，想从打滑的冰上开过去，转动的轮胎旁喷着雪沫儿，尖尖的叫声就像某种动物的腿掉在了陷阱里发出的。

“加油，”得汶喊叫，“我帮你！”

恰在那时，车向前冲去。极其突然，速度也非常快，正好停在了悬崖边儿上，下面是两百尺的岩石绝壁。

“不！”得汶喊道，他惊恐得睁大了眼睛。

但他并没有猛地向前冲去，相反他集中了精力。

卡迪拉克在差一半掉下去的时候停下了，似乎被一种巨大的魔力



拖到悬崖边的安全地带，它停在路上，仍然十分接近悬崖边儿，但却是安全的。

得汶笑了，这种事情不该再让他惊讶了，可他仍然不管多么频繁地使用他的力量，不管多么经常证明自己是个魔法师，当他集中精力做出不寻常的事的时候，他仍会感到敬畏。

得汶跑到驾驶门旁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蓝色的车窗后面没有生命的迹象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得汶又一次大声喊着，可还是什么都没有。

他拉开车门，没有看到人。“车子是自己开的？”真不该有这么奇怪的想法，可奇怪的事情在悬崖已经发生了。

“上帝，上帝，上帝啊，”一个声音飘来，“太惊险了。”

从汽车的底盘上、方向盘的下面，爬起一个身高像小男孩一样的男人，他的小手抓住皮椅，支撑着自己站起来时，他用明亮的蓝眼睛审视着得汶，他的头发是白的，留着短短的胡子。

“你……你没事吧？”得汶再次问道。

小男人抓着长满胡须的下巴，眼睛端详着得汶。“奇怪，车怎么就那样停下了，就像有什么东西把它从灭顶之灾中拉回。”

“是的。”得汶说，他对一个陌生人施用他的魔法感到不太自在，“可你应该从车里出来，我不敢保证那儿是安全的。”

“哦，我感觉现在十分安全。”小男人眨巴着眼睛说。“他像个小矮人，”得汶想，“披着一整张褐色的山羊皮。”“可我怀疑我还能不能发动车了。”那个男人把手伸到副驾驶的座位上抓起一个紫色的袋子，然后，跳出车外。“可怜的贝茜，”他说道。轻轻地关上车门，拍着小盒子。“我会回来帮你的，我发誓。”

得汶低头看着他，他也就三英尺半高，头发白得像刚下的雪，皮肤是粉的，摇晃着肩上背的紫色黄麻袋子。

“你住在上面那地方吗？”他问得汶，“在乌鸦绝壁？”

他们都看着远处的大房子。大房子立在山的顶峰，黑黑的与白雪相反衬。房子尖顶的景象模模糊糊，但没被暴风雪湮没。乌鸦绝壁——有五十个房间和无数秘密的走廊，用最黑的木头建成的，上面



落着一些乌鸦，甚至下暴风雪时它们也呆在那儿。乌鸦绝壁就是根据这些鸟而命名的。

“是的。”得汶回答。“我住在乌鸦绝壁。”

“我应该已经猜到了。”小男人说，“那么，我们走过去？或者你能让让我们飞到那儿去？”

得汶笑了起来，他们穿过大雪向那边跋涉过去。



得汶·马驰不像与他同龄的其他男孩，十四岁时，他就声称他已去过地狱又回来了。他在证明自己比所有鬼怪中的任何一个都强壮。在他六岁的时候，当第一个魔鬼从他的壁橱里爬出来的时候，得汶就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任何人不能匹敌的。那第一个魔鬼——是那么愚蠢——它想杀死得汶的父亲。可这个六岁的孩子用他很不稳定的魔法阻止了这件事，只说了一个“不”字，就让它滚回了地狱里。

得汶的父亲从来没解释过得汶为何有这种力量——那些答案等到他来到乌鸦绝壁后才会知道——但泰德·马驰的确教过自己的儿子，他的力量使他不会被吓着。他的力量使他比任何想伤害他的人都强大，但只有用来做善事才行。

“可它们为什么需要我呢？”得汶问父亲，“来自壁橱里的这些东西？”

父亲从没给过他满意的答案，得汶只知道，从他只有六岁时起，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些东西——还有其他什么东西——要伤害他。

他的壁橱是个地狱的入口——一个进入魔鬼王国的通路，那些魔鬼们在无数年前就由自然界的四大元素形成了。从这些入口处，那些该被蒸了、煮了的、让人憎恨的东西偶尔会跑出来，长着毒牙和尖爪的、让人讨厌的野兽，比腐烂的东西和沼泽发出的臭味还要大。得汶对在和魔鬼们战斗中制服它们，并对在把它们踢回地狱的过程中发现的自己的力量感到十分惊讶，可他从未真正摆脱过它们。甚至在他父亲死后，他被打发到乌鸦绝壁去生活，处于神秘的格兰德欧夫人的监



护之中时，这些东西还是追击着他。事实证明这里魔鬼的数量甚至比想像的更多。

不过，得汶对它们为什么来这里追他不再那么没有线索了。在罗德岛州乌鸦角的石崖这里，得汶终于了解有关他过去的秘密的一部分事实。一个他父亲显然不能——或不愿意——去揭露的秘密。泰德·马驰不是得汶的亲生父亲。事实上，得汶是魔法师一个长长家系的子孙——当然，这是一个看起来惊人的新发现，而且很离奇，但也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合乎逻辑的。它最后解释了得汶的力量，也让他知道地狱里的这些魔鬼在他的生命里一直追击他的一个原因。

因为得汶知道，他不只是一个一般的魔法师，而是一个尊贵的夜间飞行的力量的领袖。是由大约三千年前的萨根大师在亚洲大陆上建立的，魔法或魔法师都没有夜间飞行的力量的能量。因为他们的力量来自于控制出入口——地狱，就是他们通常所说的——介于这个世界和下面的世界之间的地狱，这些魔鬼想打开入口，并将它们丑恶的兄弟们释放出来，它们明白得汶是它们成功的关键因素。它们甚至知道以夜间飞行的力量的标准，男孩儿的力量是可怕的。他是了不起的萨根大师的第一百代传人——很久以来就被预言为是强大的夜间飞行的力量中最强大的。

当他向那条路走的时候，想着他伟大的世系。“那时很快就会到了，在那里你得实现这样的承诺。”得汶脑子里的声音告诉他。

得汶从孩提时起就有了让他信任的神谕，这声音尽管有时还会固执地保持沉默，就像现在一样，对于这个在他旁边的大雪中跋涉的小矮人的情况什么都不告诉他。除了——

“不是小矮人。”

“是在地下守护财宝的小神。”

得汶不知道脑子里的这声音说的是什么——守护财宝的小神是什么——但他觉得他应该问询出这个人来乌鸦绝壁的缘由，大房子有一些来访者，而那些随便来访问的人也不全部都是这个世界上的。

“我叫得汶·马驰，”他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伯爵恩·弗克比亚德，愿为你效劳，我的好先生。我在乌鸦绝壁



的大房子里做事。”

“在大房子里做事？”得汶停下了脚步。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哦，我已被雇佣为新管家。我知道你们最后的一个管家发生了不合时宜的意外死亡。”

那是一种正常的结果。最后的管家西蒙·古氏在试图杀死得汶并把地狱里的魔鬼释放出来时，从乌鸦绝壁塔楼上掉下来摔死了。得汶在梦中又一次体现了塔楼顶那可怕的一晚，最后从梦魔中醒来了，他记得西蒙的所作所为。真是这么短的时间以前的事么？似乎是很久了，现在和平和安宁笼罩在乌鸦绝壁，地狱里的东西也停止了进犯。他也知道格兰德欧夫人在考虑要雇人取代西蒙的位置，但他不知道她已经做出人选决定了。那不正像她的风格么？总是那么偷偷摸摸、神神秘秘的。

“好啊，”得汶接又跨起他的大步说，“那么，欢迎你。”

他对自己微笑着，回想着他自己正好三个半月前来到大房子时受欢迎的情形，如果那能称得上是欢迎的话。村民设法警告他，他的脑子里装满乌鸦绝壁和它的鬼神的传奇——他很快发现传奇是真的，尽管格兰德欧夫人竭力否认大房子里祖先传下来的魔法。

现在轮到得汶向新来者致意了。他决定使用村民们对他说过的话来向他致意。

“你知道，”他对伯爵恩·弗克比亚德说，“你们将在这里发现的所有东西都是魔鬼。”

“哦，确实，确实。”小男人说。“你认为我来这里还能是为了什么？”

他们到了前门，头顶上栖息着几只乌鸦，它们扑扇着翅膀在落满白雪的怪兽饰的嘴里寻找着庇护所。



“得汶，你回来了我可真高兴，我正在找你并且——”

塞西莉·格兰德欧听到他们进来了，停在客厅和走廊之间的门口。





可当她看到得汶身边的小男人时她的话咽了回去，张大着嘴巴。

“上帝，上帝啊，”伯爵恩说，他的眼睛注意着走廊的景象，华丽的楼梯，到处闪着许多摇曳的蜡烛。“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。我听说这个神话似的地方许久了。让我伯爵恩·弗克比亚德想来，应该以前在伟大的侯雷特·穆尔建的这栋房里呆过。”

“嗯，塞西莉，”得汶把大衣挂到衣架上说，“这是新的管家。”

“哈，”伯爵恩说。“你一定是塞西莉小姐，你妈妈已经告诉了我有关你的一切。”

“好可笑，”塞西莉说着，小心地走近他，“她怎么没对我提一句和你有关的事？”

“我能看看客厅吗？我听说了那么多——”他扫了一眼敞开着的门外的远处。“哈！侯雷特·穆尔的收藏品！”

伯爵恩赶紧上前盯着客厅。甚至从这里，也可以看到侯雷特·穆尔的“小装饰品”——格兰德欧女士这么称呼的——很明显地放在书架中：萎缩的头，头盖骨，水晶球，在房间的远处那端法式门房边通向石崖上房顶的平台，立着一套防御盔甲。

“得汶，”塞西莉倾过身子低声说，“怎么回事？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妈妈会雇一个侏儒做管家。这里可有大量繁重的工作。”

“不是侏儒，”那声音再次告诉他，“是守护财宝的小神。”

“他看上去够壮的，看看他那胳膊。”

的确，现在他脱了衣服，伯爵恩·弗克比亚德露出让人惊讶的、尽是肌肉的胳膊和有力的肩膀。他十分投入地看着走廊的景象，嘴里发出很小的感叹声。

“看来你知道这栋房子和这个家庭的很多情况。”得汶说着走到他后面。“我猜这正是格兰德欧夫人雇佣你的原因。”

“那不是我雇他的原因。”

他们都朝四下里望了望。阿曼达·穆尔·格兰德欧夫人正从华丽的楼梯上走下来。“可如果他已有了在这栋房子的工作知识，”她说，“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她的穿着似乎是要去参加法国总统举行的什么正式